

短刊斷刊集萃

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（三）

綫裝書局

D442.9-55

11

:3

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(三)

短刊斷刊集萃

(第三冊)

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(三)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綫裝書局

目次



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(三)

成都蔷薇杂志社

短刊断刊集萃

第三册

蔷薇杂志	(成都)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	九四五
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会季刊	(天津)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六月	一一〇五
新妇女	(天津)一九三五年三月至四月	一二三七
新妇女	(广州)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九月	一三九三

薔薇雜誌

成都薔薇杂志社

普濟藥

如睹普濟藥志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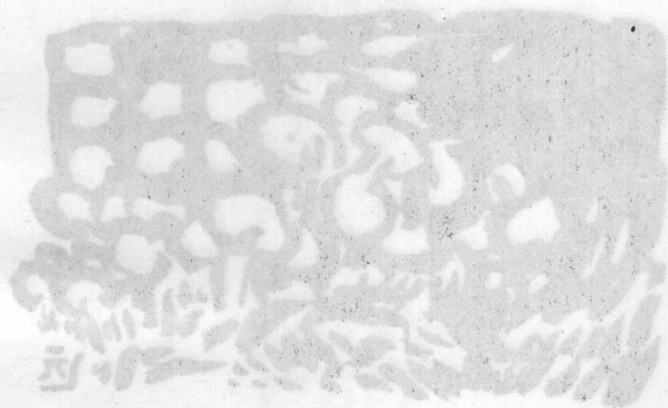
誌 雜 薇 薔



1928, 6, 1.

第 一 卷 第 一 號

蔬 蓴 燕 蕈



蔬 蓴 燕 蕈

目錄

曉舌離座前

花開時節

唯美之極境

上海交遊記

重吻

七年一度之大醉

彼等之希望

二之接吻

無可奈何之日

二樓記

谷崎潤一郎

(中村武藏夫)

菊池寛

菊池寛

東野

沙鷗

花王

東野

無忌

半里

東野

東野

友林

友林

詩

再生曲

月

懷弟

國色天香阿嬌

獻

最難忘(三三四)

祝舊後(二二)

聞婢

除夕感

建信

東野

黃惠先女士

黃泰川

宋名

彭俊逸女士

黃有鄰

彭俊逸女士

黃泰川

黃惠農女士

宋名

黃有鄰

閔德新作曲

饒舌錄在前

成都這地方太封建，什麼都不能盡興的做。印刷方面，我們竭力掙扎要「唯美」然而也只有這樣美法，這總算盡我們的能事了。

爲了篇幅關係，不能不把「王爾德論」和「愛」移在下期發表，對於讀者十二萬分抱歉。

天後的錦城雜誌，你們把她當一部名媛豔話讀也可以，你們把她當着一部新奇的新聞看也可以。

本雜誌暫定她爲間刊，將來我每月刊行一次，這就願讀者們「努力幫助我們」。

本雜誌歡迎投稿，尤其是關於羅漫斯的，些少有點報酬，但不令用者怒不退還。

編者。六月一日

花開時節

沙鷗

人始知愛花，有了薔薇人始知愛美，翹企於薔薇路旁的人們，你們快來！快來賞鑒這的美。

中古有所謂威風，他們有的戴白薔薇，有的繫紅薔薇，他們在血流漂杵的時候，也忘不了薔薇。

愛人的醜陋，愛用薔薇人時，國土，女人的芳唇，又何嘗一日離得了薔薇。於是薔薇不朽了。於是薔薇可歌了。我們害怕這虛空中的薔薇缺少，特別闢了一個園地，使她盛開，使她鮮豔。愛她的人們，你們快扶植她啊！醉她的人們，你們快來摘取她啊！

薔薇路旁，什麼都見着了，野心軍閥，貪官污吏，大腹賈，窮人，乞丐，少女，老嫗。他們雖貪婪，他們見了薔薇，無不俯首帖耳，表示欣慕的，因為薔薇是能給他們以美的愉快，美，享樂的。世界因了薔薇都要向上，世界因了薔薇都要美化，世界除了向上美化以外，還有什麼別的道路，人類終結的目的，就不外要求美的享樂，於是園丁勸衆生了。你們勿徘徊，快到芬芳馥郁的薔薇之路罷。醜化因了美化他會一天一天的消滅的。

[2]

唯美之騷壇

花王

上提到最近的文學家，所謂世紀末的文學家，常使我們有淒然之感。常使我們想念到王爾德，詞侶陶孫約翰格萊等等。就中尤以多病短壽的琵琶亞詞侶，僅僅享年二十六歲，陶孫亦薄命潦倒，不克永年，爲最可憐。王爾德究竟不錯，他是高聲叫快樂的，Hedonism，雖遭世不遇，然猶可以自慰。不過，我們也不能忘記琵琶亞詞侶和陶孫，琵琶亞詞侶的畫，在那些時代確是偉大偉創造，王爾德繪樂美，以及當時所出的雜誌如葉落布克，如沙浮，當時的畫家的作品，畫家他插畫的。甚至他病了，離別倫敦到德國的戴葉浦海岸養病的時候，畫家還去訪他，久已擱筆，不能不爲西蒙絲他們所刊行的沙浮 The Savoy重振舊筆。我們看到葉落布克 (Yellow Book)，也可以想到他，同時，我們也可以想到薄命的陶孫，葉落布克知道他的，或者比畫家，我現在只談談約翰格萊 (John Grey) 的銀筆畫 (Silverpoint) 和王爾德 The Sphinx，我們一見到這兩者，不由我們不驚訝！愛美的心聲，從我們的眼睛裏敏速的就感到了，美的畫，美的作品，美的人，穿著服，花王在於大部的王爾德以及其他的人人，造成了這光輝燦爛的唯美騷壇。

最能徹底表現「二十年代」的藝術至上主義的一卷詩集，可以說是約翰格萊千八百九十三年發表的銀筆畫集，這是一部很偏奇，然而也可以說是唯美之零團氣的稟質的結晶。照他的內容說，也可以說在藝術化的印刷裝釘的歷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，因爲這與世紀末英文學

，有最大的關係，有最大的意義和價值。

關於約翰格萊的生涯，我們只知道他在銀筆書集後，還出了一本宗教詩篇 (Spiritual Poems)，不久就出家了。作了比亞詞侶晚年之友，屢屢聽得他的泣訴，聽得這作家最後之懺悔。並且死後他還編書簡集，其餘什麼事我們也不知道。除了這時代的二三微著文學史裏面的名字，在文學辭典和英國文學史上，你再也找不着他。這也不能無原因。他雖是詩人，結果他從未出一大風頭，他的遺著一點也沒有。他對於近代法蘭西的詩歌非常愛好，並愛翻譯。他比更痛惡流俗，而自牙。無論怎樣他都是持着在藝術方面氣生長的態度，這也是我們難得忘記他的。

銀筆書集可以說是那個時代最精美的版本。The United edition de luxe 全書印刷的部數，只限五百部，且加以舊號，至於篇頁連表題頁 (title-page) 不過四十篇，頁數均用馬字體記着。在篇頁兩方之中央，封面裡外係綠色，而有無數之金線縱橫其間，看去彷彿花裡游魚。一個樣式更奇特，他們用的是細長的十六開本，本文用的是極小的字體，而每行冠以羅馬花體文字，一切精心匠營都出自 Charles Ricketts 之手，其審美心之精密周密，沒有第二人能及他的項背啊！尤其是該集第十九頁草間之蕃花 (Crocus Grass) 之第四聯第一行？ Surprise, 那真是 Surprise 。

藝術化印刷與裝釘這也可以說是復興的曙光，因為千八百四十四年 Charles Whittingham 在 Chiswick Press, Caslon 之有名古體活字再用了。但這是以幾個人色彩的黃金時代，這也是所謂世紀末九十年代的事。這方面最特色的作品，在九十一

年有 William Morris 的 Kelmscott Press, Ricketts 的 Vale Press, C. R. Ashbee 的 Essex House Press. Lucien Pissaro 創立的 Eragay Press 等。中間最出色的書，還是要推 Vale Press，爲數不過五十種，像華茨華斯，穆次，雪萊的詩集，都是在那裡出版的。約翰格萊的銀筆畫集出世的時候，可惜 Vale Press 尚未成立，在這之前，Ricketts 已經與 Charles H. Shannon 就在試印王爾德的柘榴之家 (House of Pomegranates) 講究如何裝訂了，其後也印了一些書，一八九四年才把王爾德的斯芬克斯 (The Sphinx) 印了，即已大奏成功，那真盡善美之能事了，全文是以赤線黑墨印刷而加以巧工的裝飾用的是象牙皮紙，精美版本，給人以很深的美的印象呢。

詩人有著作於世，特別爲普通版，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的盛行的，這樣的事實，完全告訴我們，他們是沒有一些兒商氣而與作同生共于藝術氛圍氣的，換句話說，他們是藝術化的書商，美的書店，書出了，其書報也出現了。

現在我們暫且從這些書商看看，九十年代出版的，如末人詩集的限定版，其發行的部數與定價。約翰萊因特的同書店出版的有阿·格林的詩集再生 (Renaissance)，羅耳曼。格耳的樹，Hard Songs) 約翰托杭泰的西西利亞之歌 (A Sicilian Idyll)，萊納德，羅斯的書店，出版的有西蒙絲的「影繪的再版，「倫敦之夜」，(Amor's Victims)，與平陶孫的詩集，和「碧葉樂」(The Pierrot of the Minute) 等，精美版不僅是刊行詩集，有琵琶詞侶的插畫的，

如頗蒲的「盜髮者」，麻客斯，的「二十五名家諷刺叢集」，還有，多得來舉不勝舉，甚至價有高達二磅十二志的，以真是驚人。Pendant 雜誌，那樣普通版，四開即定價六志，大版 (Large Paper edition) 印刷亦限定一百五十，定價金，一磅一志，譬如「詩人俱樂部詩集」第二，普通版亦限定一百五十部大版，中間有斯米薩斯書局印的精美版，先告知一切人，而 C. Blackwell 發行。

詩集出版，普通版大抵二百五十部多也不過一百部，而精美版至多不得過二十部。

銀筆叢集的本文是從第五頁印起至三十八頁，XXVIII 止的，詩凡二十九首，完全是模倣法國新派頌歌的風，各篇也多半是法文，並且還多半是獻給他的友人的，中間如 M. Tennyson, Robert H. Sherard, Pierre Louis, 像這樣做「詩去獻給某人的風氣，是這時間始盛行的，那囑，格萊約翰可算是一個先驅。

銀筆叢集自然在形式上當時已惹起很多人的注意，而有其獨創處，但關於他的內容，我們已說過他多半是譯法文，清新的法國詩歌的巧妙譯品，他收集起來，自然也是要與他的性格傾向相稱，這已與當時詩壇以不少的影響了。他的題材與風格從無何等的傳統的色彩，專門以特殊的情調與幻想，放在一種新穎奇異的形式裡，例如理髮師 (The Barber) 比琵琶詞侶的「理髮師之歌」強得多了，但在這裏每脫不了目錄式 (Catalogue) 的筆致，也確實是法蘭西傳來的，王爾德之沙樂美，斯芬克斯一經輸入更可窺見當時的這種傾向了。

I drained ~~was~~ a barber ; and there went
Beneath my hand, Oh ! manes extravagant.

Beneath my trembling fingers, many a mask

Of ~~me~~ a pleasant girl. It was my task

To gild their hair, carefully, strand by strand ;

To paint their eyebrows with a timid hand ;

To draw ~~the~~ bodkin, ~~from~~ a vase of kohl,

Through ~~the~~ close ~~lashes~~ ; pencils from a bowl

Oisepia, to ~~paint~~ their ~~eyebrows~~ ;

To blow upon ~~their~~ eyes, with ~~soft~~ breath

They ~~lay~~ then back and ~~watched~~ the ~~leaping~~ hands.

The dream grew ~~vag~~ I ~~was~~ with my hands

The mabile breasts, the ~~body~~ and the waist

I touched ; and pigments reverently placed

Upon their thighs in sapient spots and stains,
Beryls and Chrysoles and diaphanes,

And gems whose holy hush names are never said.

I was a massèur ; and my fingers bleed

With wonder as I touched their awful limbs.

Suddenly, in the terrible trough where seagulls

O, last of my pale mistresses sweetness !

A twilipped scarlet parrot. My carress

Tinges thy steel-grey eyes to violet,

Adown thy body skips the pit-a-pit

Of treatment, once heard in a hospital

For plague that fascinate, but half appal.

So at the sound, the blood of me stood cold ;

Thy chaste hair ripened into sullen gold ;